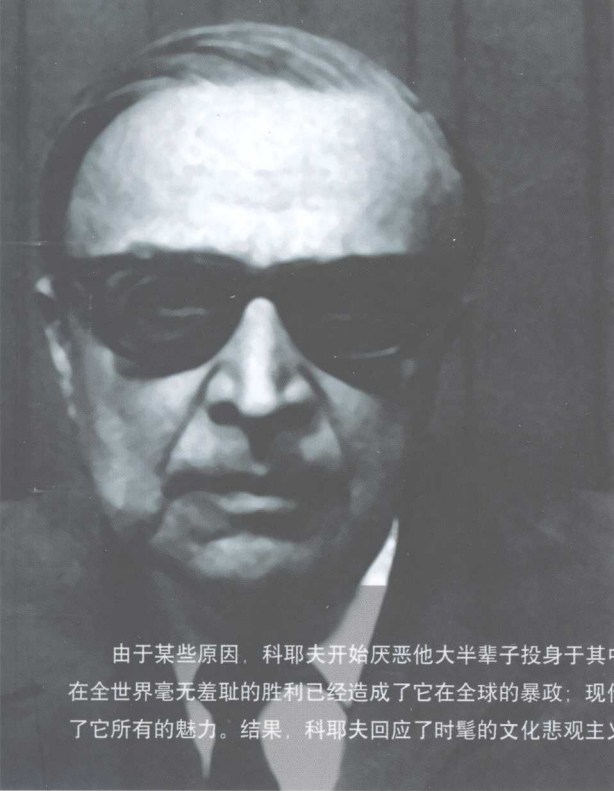




[加] 莎蒂亚·德鲁里 / 著  
Shadia B. Drury

赵琦 / 译

由于某些原因，科耶夫开始厌恶他大半辈子投身于其中的现代性事业。他开始认为，理性在全世界毫无羞耻的胜利已经造成了它在全球的暴政；现代性已经阉割了这个世界，并且夺去了它所有的魅力。结果，科耶夫回应了时髦的文化悲观主义，它已成为欧洲知识分子的标志。

# 亚历山大·科耶夫

## 后现代政治的根源

*Alexandre Kojèv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亚历山大·科耶夫

## 后现代政治的根源

*Alexandre Kojève*

[加] 莎蒂亚·德鲁里 / 著  
Shadia B. Drury

赵琦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加)德里著;赵琦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80225-333-9

I.亚... II.①德... ②赵... III.后现代主义—政治—研究IV.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9434 号

---

**Alexandre Kojève:the Roots of Postmodern Politics**

**by Shadia B. Drury**

Copyright © 1994 Shadia B. Drury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St.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起源**

(加)莎蒂亚·德里 / 著 赵琦 / 译

责任编辑:许 彬

装帧设计:林 涛 秦 嶷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6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333-9

定 价: 34.00 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双亲  
纳塞尔和爱娃·巴塞里昂

## 致 谢

感激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对这部作品的资助,我也要向加拿大卡尔加里人文机构致谢,它的资助免除了我一个学期的教学任务。

感谢我的研究生,斯特凡·拉布朗什(Stefan LaBranche),兰·威尔逊(Len Wilson),吉尔斯·诺曼(Giles Norman)和斯蒂芬·黑格(Stephen Haigh)的协助。我也要感谢我的女儿凯利·德鲁里(Kelly Drury)对我研究的支持。特别要感谢我的同事卡罗尔·普拉格(Carol Prager),她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手稿并且提出了完美的文体上的和实质性的建议。也要感谢我的同事雨果·梅内尔(Hugo Meynell),他阅读评论了关于福柯和巴塔耶的章节。此外,同往常一样,约翰·约尔顿(John W. Yolton)一直给予我支持和鼓励。最要感激的是我的丈夫,丹尼斯·德鲁里(Dennis Drury),他的帮助和支持让整项工作富有意义。

# 中文版序

作为一场哲学运动,后现代主义源于法国哲学,但是北美的自由主义者狂热地借用这种思想,因为他们确信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左派的运动,可以用来作为自由主义真正的良心。他们确信后现代主义能够消除自满,让自由主义的社会回到它的理想状态,成为边缘群体、被压迫者和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在这本书中,通过将这种观点置于法国知识界的背景下,我着手挑战这种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

我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场左派运动(在左派这个词的任何意义上)。它首先是右翼尼采信徒和左翼尼采信徒之间的一场辩论。它始于尼采主义的主张,即所有真理的宣称都是权力意志的体现。从这个假设出发,可以得出两个同等合理的结论。右翼尼采主义者发现这一对政治现实的本性的洞见是危险的,而且会破坏稳定。因此,他们决心把它藏起来,并且使用修辞学和哲学的力量来支撑这个古老的神话和幻想,它们为现存的秩序提供了具有不变基础的基岩。但是支撑这些神话的超人可以自由打破这些规则,只要他们的越轨是经过慎重思虑的。相反,左翼尼采主义者并不重视稳定,并且更喜欢在无止境的对质和批评中

揭露无根据的权力。

后现代主义远不是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它为越轨所迷惑。对于右派,也对于左派而言,越轨都是英勇的。后现代主义的作家,诸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渴望这样的权力形式,他们让越轨和反抗变得危险和辉煌。越轨或许支持革命,但是它也同等满足于犯罪,甚至是无目的和任意的罪行。因此,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拥护后现代主义的热情是非常不适当的。尽管后现代主义拒绝所有的宏大叙事(所有主张搞清历史的意义,并宣称它是能解释我们的困境的有意义的神话),它却拥有自己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源于科耶夫对黑格尔的二元论式的解读。我认为科耶夫用一种彻底的二元论取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随之产生了一种历史哲学,它始于人和自然、理性和疯癫、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严格对立;接下来,在二元论的某一方的彻底失败中,历史达到顶点。科耶夫给后现代主义遗留下一幅黑暗的世界图景,它描绘了理性在历史上的进军。在这一理性的荒漠中,任何野蛮和奇妙、崇高和辉煌的事物都被完全驱逐了。结果是对任何理性已经驱逐了的事物的深刻怀念或浪漫渴望。如此,后现代主义继续反抗始于浪漫主义的启蒙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让西方社会暂时从宗教和与之相伴的恶的迷信和荒谬中得到解脱,这些恶包括溺死女巫、烧死异教徒和屠杀不信神者。但是,19世纪见证了浪漫主义的

兴起和它对一个自然世界的怀念,这个世界充满了激情、想象、艺术和文化的其他诱惑,这些诱惑使理性、科学和技术痛苦地被人性管辖,工业化得以缓和。后现代主义继续批判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这为回到与宗教和迷信相伴的恶打开了大门。

这本书是对科耶夫主义的遗产的彻底批判,这一遗产集中表现在后现代主义的右派和左派身上。我谴责摩尼教的二元论、不正当的男性特质概念、对疯癫和暴力的庆贺,以及对任何普遍的东西的憎恶。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警惕理性主义自命不凡,这导致了如下的错误信念:理性发现真正正确的和善的世界秩序是唯一的,也只有这唯一的世界秩序能适用于任何时空的一切人类。

序 言

序言

Alexandre Vladimirovitch Kojève (1902—1968), 通常称为科耶夫 (Kojève), 关于他的智识的 (intellectual) 深远影响, 我们的了解仍然停留于表面。科耶夫是一位俄国流亡者, 定居于巴黎, 1933 年到 1939 年他在巴黎高等实践研究院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开设一系列课程, 内容关于黑格尔现象学。这些课程被认为“戏剧性地塑造了这个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视野”。[1] 一群杰出的法国知识分子上了这些课, 包括超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雷蒙·葛诺 (Raymond Queneau), 小说家、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乔治·巴塔耶, 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安德烈·布勒东 (André Breton), 心理分析学者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和政治理

[1] ↑ Mark Lilla, 《哲学的终结: 一个俄裔流亡者是如何把黑格尔带入法国的》(“The End of Philosophy: How a Russian émigré brought Hegel to the French”),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pril 5, 1991), p. 3.

论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sup>[1]</sup>但是科耶夫的影响并不限于这些上过他课的人。后现代主义的领袖人物诸如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要感激他,他对黑格尔的解读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科耶夫的影响也不仅限于时髦的法国知识分子,他还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追随者,诸如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们的书不仅在美国的知识界,而且在大众出版业受到极大的关注。两位美国评论家最近注意到科耶夫的著作具有如此“非凡的卓越和穿透力”,“以至于说他影响了法国、欧洲其他地方和美国的哲学思想绝非言过其实”。<sup>[2]</sup>

早在冷战结束之前,科耶夫就宣布华盛顿必然战胜莫斯科。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非常准确地预见到并宣布两个超级大国将用经济的而非军事的手段解决彼此间的冲

[1] 有些人认为萨特也上过科耶夫的课,有些人不这么认为,另外有一些人猜测他应该会去上科耶夫的课。科耶夫的课程内容由诗人和小说家雷蒙·葛诺整理、编辑和出版,书名是《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Hegel*) (Paris: Gallimard, 1947)。我将把这本书简称为 *ILH*。《黑格尔导读》的英文版由 Allan Bloom 编辑,由 James H. Nicholas, Jr. 翻译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我将把英语版简称为 *IRH*。

[2] Victor Gourevitch 和 Michael S. Roth 最近在列奥·施特劳斯的新版《论僭政》(*On Tyrann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中出版了亚历山大·科耶夫和列奥·施特劳斯的通信。我将把这个版本简称为 *CORR*, 我只会在参阅这些通信时用这本书。此外,我将使用更加容易得到的《论僭政》的另一个版本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我把这本书简称为 *OT*。

突。他相信美国必然战胜苏联,因为西方的技术文化已经证明,它能最好地满足人类的普遍需要和欲望。科耶夫相信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在 19 世纪困扰它的那些问题,也克服了马克思描述的那些困难或“矛盾”。在工业世界,资本主义成功地征服自然、结束贫乏并分配财富。第三世界将很快完成同样的奇迹。由于资本主义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削弱民族国家的界限并同化文化,科耶夫预期历史最后会终结,全球资本秩序将获得无法超越的胜利。不久的将来,我们将生活在科耶夫所称的普遍和同质的国家当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 1968 年他过世为止,科耶夫一直在法国的经济部工作。他是欧盟和关贸总协定 (GATT) 最早的设计者之一。显然,科耶夫是经济部的心腹谋士,它的幕后掌权者。他极大地影响了沃姆森 (Olivier Wormser) 和埃斯顿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他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一旦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他通常会很恼火。〔1〕显然,他相信自己正主持着世界最终形态的发展。

3

〔1〕 见雷蒙·阿隆的《论文集:五十年的政治思索》(*Fifty Years of Political Reflection*), George Holoch 翻译, Henry A. Kissinger 作序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90), p. 67。关于科耶夫对法国政府部门的影响,详细内容可参阅他的传记,奥弗雷特 (Dominique Auffret) 写的《亚历山大·科耶夫:哲学、国家和历史的终结》(*Alexander Kojève: La Philosophie, l'état, la fin de l'histoire*)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90)。

人们对科耶夫感兴趣,因为他是一个难以捉摸并且自相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是个不知疲倦的乐观主义者,一个现代骑士,拥护现代性的事业——理性、效率、全球经济、世界和平、平等和繁荣;另一方面,他是后现代的虚无主义者——沮丧、悲观、忧郁,绝对阴郁。这本书讲述了科耶夫的转变,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王国”的观念进入尼采的“末人”的世界,这是关于科耶夫如何把“历史的终结”变成一种绝望的符号的陈述,这一绝望的符号紧紧抓住了那些相信历史是现代世界的偶然事故的人,而历史一般被认为是充满了重大事件和辉煌举动的领域。

4 由于某些原因,科耶夫开始厌恶他大半辈子投身于其中的现代性事业。他开始认为理性在全世界毫无羞耻的胜利已经造成了它在全球的暴政,这一暴政目前已经达到了无法想象的比例。他认为现代性已经阉割了这个世界,使它变得阴柔,并且夺去了它所有的魅力。科耶夫的梦想就此破灭,并不是因为他相信这是历史的出轨或没能达成其目的。相反,正是现代事业的成功造成了他的苦恼。结果,科耶夫回应了时髦的文化悲观主义,它已成为欧洲知识分子的标志。

我认为,科耶夫是理解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清醒的关键人物。科耶夫的后现代敬慕者把他当做启蒙理性主义的毁灭性逻辑的活生生的化身。他们把他的作品看做是种证明,证明理性是同质的、合一的、压迫性的和集权的。鉴于此,后现代主义拒斥理性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科耶夫的历史终结,使人回想起意识形态的终结,后者

于20世纪50年代深深影响了美国政治学。这两个种类的理论在相似的环境下出现。冷战初期,政治学家诸如西摩·马丁·利普斯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察觉到,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内部,右派和左派的政治意识形态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取代非理性和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的是一种新的共识,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出现。这种新的共识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右派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和左派彻底的计划经济都是行不通的。取而代之,计划和自由企业的结合(也就是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和政治多元化是最切实可行的。相应地,他们宣布,理性的政治已经取代了非理性的意识形态狂热。这种民主生活的典范被比较政治学当做衡量全球每一个政治秩序的尺度。意识形态的消失意味着不会再有对理性上无根据的价值的献身。现在,政治学能够成为不受意识形态的偏见阻碍的真正的科学。当然,新出现的政治学远不是中立的,在科学和中立的名义下,它奉行现状的价值,即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

历史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的终结之间虽然存在相似性,然而它们之间的区别更为重要。意识形态的终结基于科学,历史的终结基于历史的决定论;前者根植于美国实用主义,后者隐蔽于黑格尔的哲学;前者倾向于乐观主义和较少的自我怀疑,后者的出现伴随着它自身的虚无主义标志。

在第一部分中,我将论述科耶夫的黑格尔主义烙印。他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评论是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和尼采思想的令人着迷的混合,所有那些来上他的研讨

班课程的人都完全被迷住了。科耶夫思想吸引人的地方不是观念的清晰性,论证的锐利或者他的系统分析的明晰性,真正吸引人的是,他怎样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编成一个以悲剧告终的故事。科耶夫很会讲故事。虽然他的著作晦涩而且没有经过很好的编辑,我会努力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它,即忠实于那曾让科耶夫的听众(指上他课的学生)觉得扣人心弦的叙述形式。

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考察科耶夫对法国知识分子诸如雷蒙·葛诺、乔治·巴塔耶和米歇尔·福柯的影响。科耶夫的影响使得后现代主义更显清晰:它揭示了它隐晦的浪漫主义传统;它解释了为什么后现代主义内自相驳斥的特性是对其自身动机和抱负深层次理解的一部分;他的影响还解释了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不以通常的意义去关注自由。

第三部分着重介绍科耶夫对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科耶夫与列奥·施特劳斯毕生友谊的结果。我考察了科耶夫和施特劳斯之间被严重误解的争辩,以及科耶夫对施特劳斯主义者诸如阿兰·布鲁姆和弗朗西斯·福山的影响。我认为科耶夫关于美国是现代性的化身的观点,使美国保守派的心灵充满了对美国的鄙视、厌恶与不屑,以至于保守派很难发现还有什么值得去保存的。我把科耶夫在美国的敬慕者(数量上不比法国的追随者少)看做是后现代主义的。我希望能表明,后现代政治在它的右派和左派的表现形式中都是根本的。1991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我发表了关于科耶夫和施特劳斯的那一章的比较温和的版本。这一章中关于阿兰·布鲁姆的部分之前曾在

Robert L. Stone 上发表过,题为《论封闭的美国心灵》(*Essays on 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Chicago: Chicago Review Press, 1989),第 158 - 165 页,《阿兰·布鲁姆论文化的魅力》(“Allan Bloom on the Charms of Culture”)。关于弗朗西斯·福山的那一章的缩写版《历史的终结和新的世界秩序》(“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于 1992 年至 1993 年冬天在《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第四十八卷, No 1., 80 - 90 页)上发表。

我认为科耶夫把理性妖魔化,他对过去的赞颂以及他对自由的理解促成后现代政治的激进主义,它的隐晦的浪漫主义,以及它的绝望、无能和对无端暴力的赞颂。虽然我不是想要简单地反对科耶夫的感受能力,因为我们的世界有太多的事物激起他的这些感受。但是仍然存在更好的方法去理解我们的苦难,也存在更勇敢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的困境。

|     |       |           |      |
|-----|-------|-----------|------|
| 142 | ..... | 即邊哈國去查夫耶科 | 代略二第 |
| 147 | ..... | 專著英的謝葛    | 7    |
| 169 | ..... | 詩又的耶科巴    | 8    |
| 200 | ..... | “康康”的科哥   | 9    |

|     |       |              |      |
|-----|-------|--------------|------|
| 233 | ..... | 即邊哈國美查夫耶科    | 代略三第 |
| 232 | ..... | 分科哈波英科謝·奧國   | 10   |
| 250 | ..... | 人末的波魯市·蘭阿    | 11   |
| 260 | ..... | 馬意科苦哈山哥·漢西蘭東 | 12   |

## 目 录

|     |       |           |      |
|-----|-------|-----------|------|
| 331 | ..... | 分科        | 代略四第 |
| 332 | ..... | 耶科哈波英科謝   | 13   |
| 340 | ..... | 科重英的善又的查英 | 14   |

1

|      |       |   |
|------|-------|---|
| 中文版序 | ..... | 1 |
| 序言   | ..... | 1 |

|      |           |       |     |
|------|-----------|-------|-----|
| 第一部分 | 科耶夫的黑格尔主义 | ..... | 1   |
| 1    | 引言        | ..... | 3   |
| 2    | 主人的时代     | ..... | 26  |
| 3    | 奴隶的时代     | ..... | 45  |
| 4    | 历史的终结     | ..... | 63  |
| 5    | 海德格尔的诱惑   | ..... | 105 |
| 6    | 末人的胜利     | ..... | 131 |

|                      |     |
|----------------------|-----|
| 第二部分 科耶夫在法国的影响 ..... | 145 |
| 7 葛诺的英雄故事 .....      | 147 |
| 8 巴塔耶的反抗 .....       | 169 |
| 9 福柯的“疯癫” .....      | 206 |

|                       |     |
|-----------------------|-----|
| 第三部分 科耶夫在美国的影响 .....  | 233 |
| 10 与列奥·施特劳斯的辩论 .....  | 235 |
| 11 阿兰·布鲁姆的末人 .....    | 267 |
| 12 弗朗西斯·福山的苦恼意识 ..... | 299 |

|                    |     |
|--------------------|-----|
| 第四部分 结论 .....      | 331 |
| 13 后现代政治的根源 .....  | 333 |
| 14 政治以及善的多重性 ..... | 349 |

|             |     |
|-------------|-----|
| 缩略语列表 ..... | 358 |
| 参考书目 .....  | 359 |

|            |          |   |
|------------|----------|---|
| I .....    | 亚历山大·科耶夫 | 1 |
| II .....   | 科耶夫      | 1 |
| III .....  | 科耶夫      | 1 |
| IV .....   | 科耶夫      | 1 |
| V .....    | 科耶夫      | 1 |
| VI .....   | 科耶夫      | 1 |
| VII .....  | 科耶夫      | 1 |
| VIII ..... | 科耶夫      | 1 |
| IX .....   | 科耶夫      | 1 |
| X .....    | 科耶夫      | 1 |